

山手洋房的午後

沿著河畔走，任午後陽光一路熨燙脊背，乾涸喉嚨。

在石川町駅南口前的便利商店左轉，拐進「大丸谷坂」，一徑陡坡直上，塵囂頓歇，胸臆間的低氣壓仍蟄伏未發。偶見濃蔭深處有人家，人父正袒現晶亮臂膀沖滌愛車，青春期的男子亦水汗溶溶，在午後上演日劇親子戲碼。

這個尋常七月，父親卸下了公務員的襯衫皮鞋，忽然飛來橫濱，闖入我的生活空間。

父子該怎麼獨處？如何一起生活？

大腦中暑，毫無頭緒。在沒有安排行程的午後，除了在藥妝街穿梭比價，完成母姊們分派的採買任務以外，父親與我便就近散策上山，走訪山手丘陵。

自 1859 年開港以來，橫濱港成為日本最大的對外門戶，發展成別具西洋風情的東洋城市。而日語中的「異人」係指外國人，早期以歐美人士為主，其居住的西洋邸宅乃稱為「異人館」，多聚集在橫濱中區的山手地區。

父親服貼著白色棉衫的脊背，左右各映現著內裡白色翅膀的浮印。父子同行，前路是一團皚皚沉默濃霧。

很快抵達山手義大利山庭園入口，土耳其藍的招牌燙著「ブラフ 18 番館外交官の家」。草青鋪地，翠樹環生，好一片怡人的夏綠地，簡直和其命名「布拉夫」斷崖的驚悚意象大異其趣。父親走在前頭，步伐朝聖，小心輕放。

進入兩層樓的木造洋房，主牆米白，配搭上窗框窗扇的土耳其藍，簡明爽颯；南側陽臺，視野遠闊，不知來自澳洲的貿易商主人是否也在此興發鄉愁？

再往綠坡上走，一座幾何圖形的庭園浮出視線，矗立其後鵝黃色的巴洛克建築，便是明治時期外交官內田定槌的宅邸，比起方才的布拉夫 18 號館更為軒昂壯麗，左側設有迎接陽光的八角亭透明窗塔，高帽錐形屋頂，極富巧思。

赤足踩在木質地板上，足下簌簌暗響。依動線參觀餐廳客廳，以及二樓書房、臥室等處，木質家具兀自散發著簡素的氣場，尷尬地滯留在父親與我之間，我的汗腺愈益活躍。不知在這個曾經名之為「家」的空間裡，上演過什麼樣的故事？

主臥室的連身鏡上映現出一灘模糊的白色翅膀，鹽分地帶還在持續擴張。另一雙翅膀則乾爽且完整。

步出外交官之家後門，又是另一種視角——宅邸兩側植有落羽松與銀杏樹，在晴風裡翠葉森發。我們在濃蔭下歇腿，午後陽光在流動的葉縫間篩漏下來，將父親魚尾紋間夾藏的風霜映照無遺，那是在鎮公所擔任調解委員所刻下的歲月鑿痕吧！

過去二十餘載，我們在各自生命的航道中，乘風破浪，逆勢前行；而今，屆齡的父親先行退役泊岸，停靠在有我的港灣。

屆齡榮退的父親倚靠唯一的兒子，該是天經地義，為何父親對我而言，也陌生得像個「異人」？幾乎想不起來，幾時曾這樣凝視父親的臉？

上個世紀末，一個同樣燦然的午後，父親當著家族眾人，質問我為何月考從第一名掉到第四名？火瞳裡燃著毀滅的焰光。我只是做錯一題數學計算題，一題四分，即被其他同儕「篡位」成功，淪為「第四名」，這不就是大人們制定的遊戲規則？父親雷霆怒發，瞬間咆哮山莊：「為什麼粗心大意錯一題？」小學一年級的男孩被堵得舌頭僵直，眼淚瀑布，從此數學分數溜滑梯，開始對父親「退避三舍」。

一個屋簷下，兩條平行線——小學三年級，父親辭去監獄看守所的工作，登記參選鄉鎮地方首長，他的競選海報貼滿大街小巷的電線桿，被對手蓄意抹黑撕毀的肖像隨處可見。不久後我在學校裡聽見沸沸揚揚，有同學私下透露：「我們那天經過你家，看到你爸落選後在哭……」真的假的？我實在難以想像鋼鐵人軟弱下來的模樣。

小學四年級，父親坐上部會首席的寶座，開起了賓士豪華轎車，人稱「喊水會結凍」，門庭喧嘩，絡繹川流，客廳裝潢氣派，沙發簇新生輝，院落種起赤豔奪目的紅仙丹，在春風裡搖曳。

然而「花無百日紅」，寶座還未坐暖，因地方派系鬥爭，連任之路止步，院落復歸寂靜。在紅仙丹開落之間，我的三分頭已高過花樹，挺起胸膛套上中學制服與白色背心，兀自面對一張又一張赤紅的數學考卷，以及不認識的教職員工忽然在路上向我搭訕：「你是那個誰的兒子嗎？我去過你家。」

每當聽聞外人提及自宅，總讓我一臉火燒蝦，無地自鑽，在那個處處蓋樓房的年代，我們還跟著父親謹守「公務人員不能買房子，否則會被認為貪污」的形象分際，持續枯守在一座有虎邊、缺龍邊，甚至稱不上「三合院」的曲尺屋。中學時被一群狗仔同儕騎腳踏車跟蹤回家，院落裡一聲高過一聲蟬鳴不斷的乾吼嘲謔，我只能裹在棉被裡噤閉不敢出聲的記憶，在體內開出自卑的花朵。

在蟬鳴聲浪中，父親與我繞過植有熱帶樹的庭園，步入英國貿易商的宅邸白利普公館（ベーリック・ホール）。客廳角落的鋼琴，是每一次結束模擬考的午後，陪伴我嘩啦嘩啦宣洩一地心事的唯一扶持；我的琴音總在父親返家的車聲奏響時戛然而止，因為我知道：我全身上下，徹頭徹尾不符合父親的期待。然而，縱使蟄伏於自卑的土壤裡，我也有我自己的聲響色彩；如果生命的音階必須歷盡跌宕起伏，頓挫波折，我也只能咬緊牙關撐過這一路開高走低、深不見底的幽谷。

「這麼久沒碰鋼琴，你竟然還能彈！」

身後父親激賞的目光如午後陽光直熨脊背，來自指尖的每個音符振翅起飛。

「以前只要聽到你彈鋼琴，煩惱就沒有了！」

父親眼底帶笑，我卻從不知道，我的琴音，竟也曾經沃癒過父親的心靈土壤？身為人子，我從未關切過，屬於那片心田的歡喜或煩憂？

隱約聽母親提過，父親年少時，曾被爺爺捆綁起來，吊在樹下毒打一頓。一向溫順的父親，誤踩到什麼紅線嗎？還是身為長子，被當作殺雞儆猴的材料，好讓底下六個弟妹心生警惕？這些是在院落那棵玉蘭樹下發生的嗎？

通過英國館前玫瑰滿開的花隧道，我們並肩坐在長椅上，我鼓起勇氣，掀出當年父親在事業鼎盛時遭人設計構陷、負債牽連、親族反目、黑衣人上門潑漆討債、祖厝遭扣押法拍……，鬱鬱累累的黑歷史，耗損金額絕非一題四分可以同日而語的天文數字，父親終於將這些壓在深處冰山一角的心事咳吐出來。

那些夢幻泡影，曾是父親一場又一場無法醒來的夢魘。理智上，當然不會有人存心想摧毀自己的家園；如果父親當年政治野心太過，然而他的野心也是在「肖父」的心念下，不得不踏上爺爺所擘畫的政治之路，冀望在政治權位的羽翼下，讓家人能過上更穩固無虞的生活。只因壯志未酬，便該背負家族永遠的罪名嗎？

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地獄，成為政治世家的一顆未成功的棋子，興許是父親此生百轉千迴的宿命苦旅；縱使必須肩扛鎖枷滿懷懺悔繼續生活，繼續贖罪，也該有刑滿出獄的一天吧！

父親的喉嚨逸出一口氣，聲音略顯痞痞：「那些年我瞎忙一場，都沒有陪你成長……幸好你夠爭氣，開創自己的舞臺。」

僑校校長當面向父親表達心意，希望能勸勉我留任，繼續為僑界教育奉獻所學，讓父親為我在海外的表現備感欣慰。

我也應該慶幸，有這樣的一位父親，讓我得以活出自己的聲響色彩。

抬眼望向遠方，午後天光下，濃霧消散，雲淡風輕。衣內的白色羽翼也吸夠了大量代謝的鹽分，濕漉漉，完全親膚。

究竟是從何時開始的呢？

一個獨自在家的午後，無意間闖入父親的衣櫃，在濃郁的古龍水氣味下，非法拆封了一件鮮白簇新的羅紋背心。穿上翅膀，對鏡審視著無法凝視的父親臂膀，身體開始發生變化。此後，我竟自然承襲了他的衣著習性，讓那對白色翅膀陪著我抵抗青春期的暑雲祁寒，日日飽吸厚薄鹽晶。

原來我也在無意識狀態裡，踐履這「肖父」之路，私藏起父親的白色羽翼，將父親的男性形象與力道偷渡在身體裡。

兩抹彩雲緩步飄來，日本夫婦向我們點頭哂笑，椰色草帽花襯衫的老先生上前搭話，父子倆同時起身，恭敬的應對禮數如出一轍。我向依賴我翻譯的父親轉述道：「你看起來像日本人，但是我不像。所以他問我們是不是父子？」

父親的魚尾紋裡游著一條驚喜的魚，「我哪裡像日本人？第一名呵咾第二名。」目光停駐在我的腹肚丘陵，開解道：「啊，人家日本人都瘦瘦的，你啤酒少喝些，肚桶子消減下去，就像日本人了，哈哈。」

父親很有耐心地等我和日本夫婦結束對話後，讚嘆道：「知不知道，你現在連做夢都在講日語！」

我們暫時抽離了原生家庭的熟悉舞臺，在這一座充滿歐美風情的東洋海港，重新以朋友的平等身分相處，換一副眼光重新欣賞彼此的聲響色彩。

「拍下來，以後我們祖厝重建，也可以照這樣蓋……」父親看著一幢幢各具特色的洋房，瞳內透亮有光。

我們父子在英國館前的玫瑰花隧道下合影一幀，當父親的大手搭在我汗濕溶溶的臂膀上，記憶中那雙沉穩如山的大手仍然裸抱著稚幼的我，在每一個意外跌傷自己的午夜，眠眼朦朧中，父親從中醫診所親手調配好厚實的藥膏回家，涼冰冰地敷裹在沉默閉鎖的傷口上，再纏上繃帶。人父總是以山一樣的溫厚心手，為幸福的人子療傷止痛。

凝望中，父親的手忽然奮起指向前方：「你看！升旗的小女孩！」

我們在沁肌的海風中，步入望港之丘公園（港の見える丘公園），眼尖的父親發現臨海的斜坡上，信號標誌旗幟正招颭飄揚，那是我們不久前一起看過的日本動畫家宮崎駿、宮崎吾朗父子檔合作的作品《來自紅花坂》。女主角每天早晨在臨海的庭院升起信號旗，向遠方的父親致意，此處就是動畫中場景的參照地點。我與父親同時望向閃耀的海面，不知此刻父親想起什麼？

千帆過盡，動畫裡哀感纏綿的情節浮掠心頭，主題曲旋律自逸出鼻間……

光る海に かすむ船は（閃耀的海面上 朦朧浮現的小船）

さよならの汽笛 のこします（鳴響起離別的汽笛）

ゆるい坂を おりてゆけば（若我徐徐地走下了平緩坡道）

夏色の風に 逢えるかしら（是否就能迎向夏日清風）

だれかが弾く ピアノの音（不知何處彈奏著琴音）

海鳴りみたいに きこえます（如海濤聲奏鳴於耳）

おそい午後を 往き交う人（在悠長延綿的午後 攘往熙來的人們）

夏色の夢を はこぶかしら（正運送著夏日的夢想吧）

晚霞在父子的凝眸之下，幻化出夏色紅花，天際歸舟已燃起點點漁火，橫濱摩天輪也亮起了燦若明霞的霓燈。在這座異國的港灣，兩對白色翅膀，迎向同一方向的海風，冉冉步下「谷戶坂」的平緩坡道。

生命裡的飛彩凝暉，總有一天，終將化成千縷微風；每一道成長的傷口終將自由，而曾與父親一起走過的土地，總會種下鄉愁。

想起那個夏天，我們走過一遍又一遍的山路，穿越過一縷縷同樣的清風，在午後洋房裡構築起同一個重建家園的美夢，脊背便感到有和煦的陽光熨燙過。